

一次回望

魏碑故里金石遗珍有多少？

桑干奔涌，恒岳峙立。平城故地的山石之间，藏着一部以刀为笔、以石为卷的文明长卷。世人谈及魏碑，多瞩目洛阳诸品，却常常忽略大同这片孕育魏碑的故土。当一块块墓志、造像题记、纪功碑重见天日，人们不禁追问：作为公认的魏碑故里，大同究竟留存多少金石瑰宝？跨越北魏、辽金、元明清千余年，一脉延续的碑刻文脉，书写着怎样独一无二的北方文明叙事？

大同碑刻是文明交融的实物标本

大同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院长解玉保说，大同作为千年古都、塞上文脉高地，留存有大量北魏、唐、辽、金、元各个时代的碑石铭刻，其中市属文博机构存有86件（通），善化寺内的金代朱弁碑文章、书法、刻工并称“三绝”，是全市碑刻文化的代表作之一。全域历代碑刻兼具不可替代的历史、文学、艺术与社会价值，是承载北方民

族融合、文脉传承、家国精神的核心文化载体。

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任勇组织编撰了11位代表性北魏历史人物的传记《北魏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》，并潜心创作了长篇系列历史文化散文《这就是北魏》。他说，回溯公元398年，拓跋鲜卑定都平城，开启近百年帝都岁月。帝王纪功、贵族瘞玉、佛门造像、

邑众祈福，刊石立碑蔚然成风。崔浩等北方书家汇聚平城，推动汉字由汉隶向楷书转型，雄浑朴茂、方圆兼备的平城魏碑应运而生。不同于中原碑刻的温润典雅，大同金石自带边塞雄气，融合草原游牧精神、中原礼乐传统与西域佛教美学，成为文明交融的实物标本。



大同拥有1500余年的碑刻传承谱系

任勇介绍说，大同区域内北魏金石遗存丰富，其中，平城魏碑十大经典构成北朝书法的基石，《司马金龙墓表》《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》笔法雅正，隶楷过渡特征清晰；《皇帝南巡之颂》气势恢宏，是皇家纪功碑典范；《昙媚造像题记》《太和七年五十四人造像题记》出自云冈石窟，民间信众的祈愿凝于文字，烟火气与

佛韵共生。元淑墓志、封和突墓志、魏文朗造像记等，接续勾勒出平城书风完整演变链条。云冈石窟现存三十余种北魏纪年造像题记，更是镌刻在石窟崖壁之上的鲜活史料。

北魏之后，辽金以大同为西京，碑刻创作接续北朝余绪。辽代寺院碑碣承袭唐楷风骨，又浸润边疆雄浑气质，金代的

碑刻代表朱弁碑，全名叫《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》，文翰双绝，见证乱世文人的家国情怀。及至元、明、清，文庙碑记、城池修缮碑、寺院功德碑、乡贤墓志持续涌现，碑刻载体更加多元，题材延伸至地方治理、民俗教化、水利营建。自北魏肇始，历辽金赓续，明清绵延，形成一条长达1500余年未曾断裂的碑刻传承谱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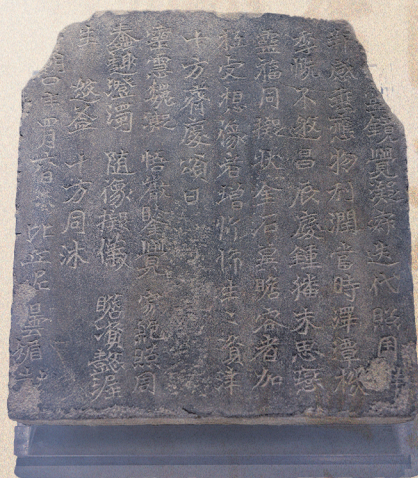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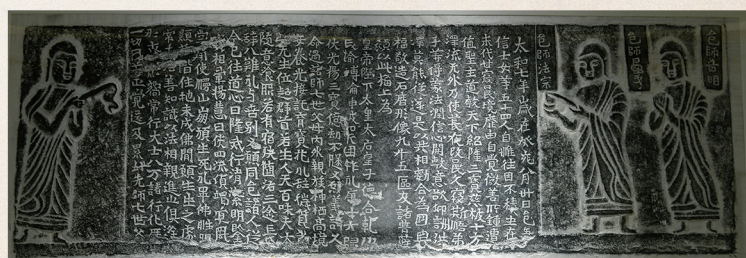
以石铭为纽带讲好中华文明故事

我市多位文史、金石专家学者表示，梳理大同金石遗存，书史价值无可替代。平城魏碑是魏碑的源头，先于洛阳魏碑，完成汉隶向楷书蜕变的关键探索，补齐中国书法史的重要缺环，印证了“魏碑始于平城，盛于洛阳”的历史脉络。其二，史料价值弥足珍贵，碑志文字可勘正史、补史料之阙，记录民族迁徙、政权交往、佛教传播、市井民生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生动的石上档案。此外，审美价值自成一派，以雄健、宽博、质朴、苍茫的美学特质，构筑北方金石审美体系，深刻影响清代碑学复兴。

大同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宣传利用办公室主任廉超感慨地说，千年风雨侵蚀、战乱流离，大量古碑残损、流失，有不少石刻长期露天存放，风化持续加剧，散落乡间的小型墓志、残碑缺乏系统普查建档，以及一块块如朱弁碑一样的金石遗珍还静卧库房、隐于乡野，厚

重文脉深藏石中，尚未充分走入大众视野。以朱弁碑为原点，串联起“石质史书”的文化脉络，依然任重道远。而更高远的使命，是以碑为媒，阐释中华文明的包容性、统一性。大同金石诞生于农牧文明交汇地带，每一方碑刻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物证。立足这一独特优势，大同主动搭建对外文化交流平台，开展跨区域金石联展，推动平城魏碑走出山西、走向全国，以石铭为纽带，讲好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故事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地方文化力量。

一次回望，是溯源，也是叩问。一代代碑石静默伫立，诉说大同作为魏碑发源地的荣光。清点遗存、厘清脉络、辨识源流，只是起点。摸清家底之后，如何守住这些石头上的文明印记？如何让沉睡千年的金石文脉走出尘封，焕发时代生机？答案，指向更远的前路。



比丘尼曇如造像题记

文化中国行